

殞落時又見光輝

文壇孤星朱西寧

● 王成聖 · 劉先軍

原名青海筆名西寧

朱西寧（一九二七—一九九八），著名小說家，著有暢銷小說卅餘種，以獨特的文字及磅礴的氣勢著稱。若干大學中國文學系，已把他作品的風格列為研究主題，故而身後的朱西寧，將仍會領一時風騷。朱西寧於一九九八年三月廿三日病逝台北，享年七十二歲。

朱西寧原名朱青海，山東省臨朐縣人，一九二七年六月十六日生於臨朐故居。取名朱青海的原因是排行青字輩，其餘的兄弟則名為朱青山、朱青林、朱青川。青海是中國西部邊陲一個省的名字，西鄰西藏，東接陝甘，是個廣袤荒漠地區。少年時期的朱青海沒到過青海，但從地理課上知道那裡的風光類似「天蒼蒼、野茫茫，風吹草地見牛羊」的塞外，草長馬壯、風湧雲低，滿腦子裡都是「星垂平野闊，大漠孤煙直」的雄偉詩境，使他足雖不至，心嚮往之。因為青海省省

會是西寧，朱青海長大後，開始試筆寫文章，遂以朱西寧為筆名。當時他年未弱冠，不料沿用此名寫作了一輩子。

幼時遍讀小說名著

朱西寧走上寫作之路，與家庭背景有關，他的父親朱老先生是個牧農，以賣牛奶維持家計。早期在北方，牧牛賣牛奶是個新行業，卻相當辛苦，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終歲辛勤僅得一飽。由於朱老先生目不識丁，只好以勤儉彌補。大概由於補償心理，朱老先生自己沒機會讀書，對培植子女讀書不遺餘力，培養十多個孩子入學讀書。朱西寧排行老么，最大的哥哥年長他廿多歲，在他上小學時，他的大哥已讀完大學，在一家報社當編輯。那時他的家庭由於父子齊心協力，已擺脫貧困，邁入小康之家。最小的朱西寧沒嚐過凍餒之苦，自幼豐衣足食，安心讀書。

由於兄弟中有多人喜愛文學，家中堆集

了許多文學書籍，從古典到現代翻譯的西洋小說，應有盡有。朱西寧耳濡目染，培養了對文學的熱愛。

朱西寧讀得最多的是俄國近代小說，包括屠格涅夫、高爾基、托爾斯泰及蕭斯雷夫等人的作品。讀得多了，自然有樣學樣，也想塗塗寫寫；早期的作品都膽寫在學校壁報上，勉強可稱習作。十八歲時創作了一則中篇小說「輕煙」，但未發表。直到一九三六年以短篇小說「洋化」，投送南京中央日報副刊，獲老編青睞，連載刊出。這時他還是個十幾歲的高中生，眼見作品變成報紙上的鉛字，又有一筆稿費可拿，心情的興奮不言而喻。

投考大學志在理工

朱西寧的文學表現雖然不錯，但投考大學卻屢遭敗北。高中畢業後，他在南京參加北平三所著名大學——南開、清華及北京大學於南方的招生考試，皆名落孫山。他因高中

時理工科成績甚好，所以一心一意想考理工科系，做個科學家。不料事與願違，竟告落榜。這時杭州藝專剛在杭州復校，朱西寧心想先找個學校唸著再說，於是便去杭州，考進藝專求學，選讀文學科。

第二年他東山再起，重考大學，仍抱著理工科系的雄心大夢，結果仍然失敗，只好留在杭州藝專。然而只過了幾個月，國共內戰，烽火四起，杭州的學校時常鬧學潮。那正是一九四七、四八年動亂的年代，許多大專院校的職業學生大搞「吃光運動」，於一個月內把公費伙食費，大魚大肉地吃光，然後喊著「反飢餓」、「反內戰」、「反迫害」的口號，到街頭示威遊行，把校園搞得烏煙瘴氣，學生都無法安心讀書。

朱西寧見無法讀書，把心一橫，乾脆投筆從戎，到軍隊裡去磨練磨練。他當時心想，這當兵的歲月最多一年，一年後仍要回學校。不料，他未能再回學校，二尺半的軍服，一穿就是卅多年。

學理不成改行寫作

一九四九年，朱西寧應孫立人將軍召募來台，是個上等學兵，每月薪餉老台幣四萬五千元。但那時台灣百物騰貴，加之戰亂關係，通貨膨脹，四萬五千元買不到什麼東西，僅夠打打小牙祭而已。後來國共隔海對峙，局勢漸穩，台幣改制，他開始領新台幣，每個月十二元。當年六個要好的同學，每人

每月各出五元，以三十元買黃金一錢，以備不時之需。

自抗戰開始，尙是青澀少年的朱西寧即浪跡江南，過著獨立自持的生活，所以很有獨立精神，在軍中當兵也不覺得苦。當時軍中寫作風氣很盛，他便把滿腹思緒寄情筆端，發抒而為文章。由於勤於寫作，結識了軍中志同道合的文友，諸如司馬中原（本名吳延政）及小他六、七歲的段彩華，三人都擅長豪情奔放、氣勢磅礴的文體，平時互相切磋，形同手足，曾被人譽為「鳳山三劍客」。果然，後來三人都成了頗負時譽的小說作家。

四次約會浪漫姻緣

朱西寧在鳳山受過軍官訓練後當上軍官，服務過各種軍人崗位，但多為軍中文職，例如軍報編輯、政工單位，主編過國防部的「新文藝雜誌」。一九七二年屆齡退伍，軍階上校，以後即在家中做個專業作家。

在軍中，朱西寧除結交良朋益友，切磋寫作外，最為人津津樂道的，就是在一九五五年與妻子劉慕沙的閃電結婚。婚前兩人雖斷斷續續通信三年，但從未謀面。三年後開始約會，但總計只有四次，加起來相聚不到廿四小時，即決定結婚，頗有時代青年的前衛作風。

劉慕沙原名劉惠美，慕沙是她婚後翻譯日文作品發表時的筆名，跟朱西寧一樣，其

筆名的響亮勝過本名。劉慕沙婚前就讀新竹女中，跟同學劉玉蘭相契，同是網球好手。

一日，劉玉蘭收到一位陌生男子的來信，信中自述認識一位名叫劉玉蘭的女孩，但她是南京人，想求証是否為同一人？結果此殊非彼姝。劉玉蘭對回信沒興趣，兩人商量後決定由文筆甚佳的劉慕沙捉刀代復一信。從此開始魚雁往還，彼此深深吸引，兩情相悅，遂結連理，譜成朱劉婚姻戀曲。

婚後的朱西寧，官拜陸軍上尉，月薪五十元，扣掉兩塊錢保險費僅剩四十八元，維持家計捉襟見肘。那時物資缺乏，物價甚高。朱西寧生前曾對友人說：當時他租房子要四十塊，只剩八塊錢生活；而鳳山天氣很熱，他連電扇也買不起。當時一台電扇要四百五十元，他要九個月不吃不喝，才能買一台。

擅長描寫基層平民

軍旅生涯的朱西寧，職位與日俱升，居家亦數度遷移，由南台灣到北台灣。唯一不變的是筆耕不輟，他的大部分作品都寫成於一九五〇年以後，而且是利用公餘之時創作。由軍中退伍之後，一度出任黎明文化公司總編輯、文化大學中文系兼任教授。但他的本業，仍是專事寫作。自一九五二年，由台北重光文藝社出版他的第一本短篇小說集「大火炬之愛」以後，畢生寫了卅多本書，包括散文及長、短篇小說。更可貴的是他營造

了一個文學家庭，除妻子劉慕沙是日文翻譯家外，三個女兒朱天文、朱天心、朱天衣也都從事創作，女婿謝材俊則是知名的推理小說作家。

朱西寧是虔誠的基督徒、愛國者，作品主軸都是中華民族生存發展的長河，擅寫基層小老百姓的喜怒哀樂、悲歡離合，筆下悲天憫人而又氣雄勢壯。他的寫作嚴謹，一絲不苟，質量並重，代表作有：「鐵漿」、「破曉時分」、「狼」、「貓」、「早魃」、「冶金者」、「春城無處不飛花」、「將軍與我」、「獵狐記」、「八二三注」、「將軍軍令」等。

朱西寧最後的遺稿「華太平家傳」（或「華族家傳」，暫名），是一部以個人家族史為主軸，描寫山東老百姓受到西化衝擊的長河小說。這部小說在朱西寧心中醞釀了四十年，寫作了廿年，預定寫百萬字，未料因病中輟。

他的女婿謝材俊說，朱西寧晚年經常寫信回大陸老家，彌補因戰禍隔離而失去的記憶，也為自己的小說取材。對於這部小說，朱西寧生前曾交代女兒，稿子就交給她們做主，無論是要整理、由她們繼續完成，或是不發表，都沒關係。

他的次女朱天心說：父親對她而言，已超過一般的親子關係，而是一位重要、值得尊敬的同行。

朱天心表示，去年底當她得知父親的病

情時，直覺是：「糟了，爸爸的長篇恐怕寫不完了。」但父親的反應卻很平靜，對她說：「一定是上帝覺得有人寫得比我好，叫我可以休息了。」

她說，父親的「華太平家傳」長篇小說自廿年前開始寫，第一次寫了二、三十萬字，自覺不滿意，就全部毀掉了。第二次寫了十幾萬字，覺得還可以，不料擱在書桌上一陣子，卻被白蟻蛀空，許多字都看不見了。女兒覺得很遺憾，父親反而安慰她們：「一定是老天覺得我太自滿了，要我重新來過。」朱天心說，正是這種生活中的真知灼見，使得她和姊妹分外覺得父親是一個值得學習的榜樣。

在年輕一代作者心目中，朱西寧是一個舊式、文雅、謙虛沖和的長者，即是議論文章，態度也是謙和的。多年前，諾貝爾文學獎得主俄羅斯的索忍尼辛來華訪問，是反共界一大盛事。當時朱西寧未直言批評索忍尼辛的文學成就，但委婉指出索氏是「大俄羅斯主義」者。另個例子在一九七七年前後，外界有人說他的「三三集團」是替前總政戰部主任王昇作打手，替國民黨的機器作事，他也從未用文字反駁過。其實三三集團是個合唱團，定期聚會，談的是「當前知識分子的責任」這類題目。總之他並不是積極要在現世裡引導群眾，他的個性裡並沒有這部分。朱西寧對近幾年的政治情勢應是極不滿，但從沒有人聽過他的批評。他是把文學當作

專業在從事，小說或寫作既不是單純對應於當前的政治情勢，便不需要別人同聲相應、同氣相求了。

朱西寧雖然信教，但在別人面前從不提上帝。得知身患重病之後，也未驚慌。連對待家人，一輩子都是客客氣氣、禮貌貌的。寫作在他的晚年，似乎只有一個抽象且唯一關切的終極目標，就是寫給上帝看的。

專業寫作是朱西寧留給這個時代的風範。無論當軍人或退伍以後，他一直都專心寫作，除了寫作與家庭之外並無其他；住破房，養三個女兒，一家人幾條狗，從不曾趨附市場暢銷或流行。他以個人的內聚力，營造了一個文學家庭的型態。

朱體文字別樹一格

朱西寧的文學成就，很大一部分在文體上的創新實驗。其一來自他個性上的好奇，他的寫作風格，在六十、七十年代在文字、小說結構上歷經了很大轉折。一九六七年前後，從〈哭之過程〉開始了他的「新小說時期」。他是因為夫人劉慕沙翻譯日本現代作家作品，而間接受到法國新小說的洗禮。他強調小說不是寫他的奇遇，而是描述創作本身的奇遇。他比王文興還要早開啓語言的嘗試，開始了「反情節」、「沒主題」、「或然式結尾」的寫法。朱西寧從來不是為了附從市場或小說潮流，他一人獨自展開短篇小說實驗的努力。他可以說早在六十年代中期

與七十年代初期，已悄然完成自我的文學革命實驗，領先許多同時代的作家。

但他卻被八十年代遺忘，因為他過早、過牢地被貼上「軍中作家」、「反共作家」的標籤，他的語言實驗又不能見容於八十年代台灣文學社會裡的「寫實主義」神咒和「政治正確」的大前提，他寂寂寞寞地被這個社會所忽略、所遺忘。

在文體上，朱西寧可以說是進行了一場「文白夾雜」的文體革命，甚至發展出獨屬自己的「朱體」。他崇拜張愛玲，景仰胡蘭成，尤以後者獨具中國古代舊式文人學者的氣味，且兼具語言上的狐媚之氣，對朱西寧的影響明顯可見。當時「三三」文學集刊，也是一派胡腔胡調。他不否認他心儀胡蘭成，但自認受胡的影響不大，而提鍊出自己的「朱體」——他把文言白話更直接地嵌在一起，將俗爛的白話文摻入精鍊的文言，甚至使用「稀字」、「強硬轉折」、「簡省的邏輯」。在他的最後一部小說《華族家傳》，已能準確地使用文字，完成自己語文體的實驗。

一九七四年，曾是汪偽政權要員的胡蘭成，還頂著「漢奸」的大帽子，在華岡教書，住在大忠館的貴賓室。甫退伍的朱西寧多次前往探訪，不久，胡蘭成遭人檢舉，狼狽地逃出台灣。

朱的女兒朱天文寫過一篇「花憶前身」的長文，記載其父訪胡的經過。

崇拜張愛玲胡蘭成

影響朱西寧創作理念的人，是胡蘭成及張愛玲嗎？「喜歡張愛玲作品是後來的事。」朱西寧解釋，小時候他最醉心於冰心女士的作品。那時翻譯小說不多，比較起來，帝俄時期的著作比歐美文學常見，尤其是從高爾基之後的一些作品，這也許和當時左派的政治宣傳有關。那時朱西寧也涉獵一點，「但接觸更多的還是九一八事變後，從東北入關的作家，像蕭軍、蕭紅、端木蕻良等，那時候青年學生讀他們的作品成爲一種時尚。還有像巴金的激流三部曲：家、春、秋，都是厚厚的大本，目標很明顯，最是青年學生喜歡夾著走東走西的炫耀……」當時大陸的出版品還算豐富，對於嗜書成癖的朱西寧而言，當然是一本新書也不錯過。

直到一次偶然機會，那時朱西寧還在隸屬於揚子江下游游擊總指揮部的中學讀書，在雜誌上閱讀到張愛玲的小說，深深被張文筆的魅力所驚懾：「我記得我是從她的〈鴻禧〉走進她的世界。」朱西寧在一篇雜文〈一朝風月廿八年〉裡記載他成爲張迷的經過：「一個新的世界，全然的新的世界；困在那個軍營裡近月，如果說唯一的企求是能出去走走，能再回到永遠那麼春天的水鄉，那麼，張愛玲的世界夠我不再去紀念那片天地。」

就這樣，朱西寧如醉如癡地迷戀上張愛

玲的小說。當他入伍從軍時，從遍地戰火中跋涉過來，背包中只帶了張愛玲的《傳奇》，那還是他半工半讀所得月薪的三分之一買的。到了五十年代初，香港《今日世界》的前身《今日美國》連載《秧歌》，朱西寧讀完《秧歌》，便情不自禁地寫信給張愛玲，但一直未有回音，原來她已赴美定居。直到朱西寧第一本小說《鐵漿》，託聶華苓帶去美國給她，這時張愛玲回了信，並在贈他的《張愛玲短篇小說集》扉頁上題著：「……在我心目中永遠是沈從文『最好的故事』的小兵……」

與張愛玲結識的這段插曲，更堅定了朱西寧寫小說的決心。寫作四十載，出版卅多本書，哪一部是最滿意的作品呢？朱西寧引用福克納的名句：最滿意的作品是下一篇。「真正說起來，一個作者如果對自己的作品滿意了，大概也不會再寫了！」他說。

對於近年來，由於出版業蓬勃發展，新生代作家在業者精美的包裝下，像速食產品般紛紛出籠，寫作態度一向嚴謹的朱西寧，對這種現象的看法是「不知該從何說起」。他認爲：「最近年輕一代的作品，格局小，有氣無力。」他對於這種快速的成名方式，不表贊同。

出身軍旅，朱西寧的反共情緒及國族感情是自然的；但他與「漢奸」胡蘭成的交往，使人對他的認知蒙上一層陰影。鄉土文學論戰期間，更由於他站到「反」鄉土文學的

一方，不可避免他被烙上「御用」標籤。八十年代「本土化」當道，朱氏更如寒天的孤星，得不到應有的評價。

實際上，朱西寧並不為外界的擾攘所惑，他繼續創作不輟。而三名子女朱天文、朱天心、朱天衣更能承其衣鉢，更而發揚光大，終使文學界必須回歸文學陣營來評價朱西寧的地位。

小說家張大春指出，「窮究語言而樂之不疲的興味」，使朱西寧有別於台灣的其他小說家。而向來對台灣「軍中作家」探鄙夷態度的大陸文學界，也肯於承認朱氏的小說具有「運用多種方法塑造人物、富於變化的結構形式、象徵手法的運用和語言風格的多样化」等特質。而今，燈光熄滅。或許可從多元理解的角度進入朱西寧的世界，也讓他的思維成爲台灣的一部分。

留下作品三十餘種

朱西寧作品年表：

散文：

1. 朱西寧隨筆隨筆，台北，水芙蓉出版社，民64年。
2. 曲理篇，台北，慧龍文化公司，民67年。
3. 日月長新花長生，台北，皇冠出版社，民69年。
4. 微言篇，台北，三三書坊，民70年。
5. 多少煙塵，台中，台灣省訓團，民75

年。

小說

1. 大火炬的愛（短篇），台北，重光文藝出版社，民41年。
2. 鐵漿（短篇）台北，文星書店，民52年。
3. 狼（短篇），高雄，大業書店，民52年。
4. 破曉時分（短篇），台北，皇冠出版社，民54年。
5. 貓（長篇），台北，皇冠出版社，民55年。
6. 第一號隧道（短篇），台北，新中國出版社，民57年。
7. 畫夢記（長篇），台北，皇冠出版社，民59年。
8. 早魃（長篇），台北，皇冠出版社，民59年。
9. 冶金者（短篇），台北，仙人掌出版社，民59年。
10. 現在幾點鐘（短篇），台北，阿波羅出版社，民59年。
11. 奔向太陽（短篇），台北，陸軍出版社，民60年。
12. 非禮記（短篇），台北，皇冠出版社，民62年。
13. 蛇（短篇），台北，大地出版社，民62年。
14. 朱西寧自選集（短篇），台北，黎明文化公司，民64年。
15. 春城無處不飛花（短篇），台北，三三書坊，民64年。
16. 將軍與我（短篇），台北，洪範書店，民65年。
17. 春風不相識（長篇），台北，皇冠出版社，民65年。
18. 獵狐記（長篇），台北，多元文化公司，民68年。
19. 八二三注（長篇），台北，三三書坊，民68年。
20. 將軍令（短篇），台北，三三書坊，民69年。
21. 海燕（短篇），台北，華岡出版社，民70年。
22. 林森傳（長篇），台北，近代中國出版社，民71年。
23. 七對怨偶（短篇），台北，道聲出版社，民72年。
24. 熊（短篇），台北，皇冠出版社，民73年。
25. 牛郎星宿（短篇），臺北，三三書坊，民73年。
26. 茶鄉（長篇），台北，三三書坊，民73年。
27. 黃梁夢（中篇），台北，三三書坊，民76年。
28. 新墳（短篇），香港，文藝風出版社，民76年。

王成聖：「文壇孤星朱西寧」插圖（文見一四四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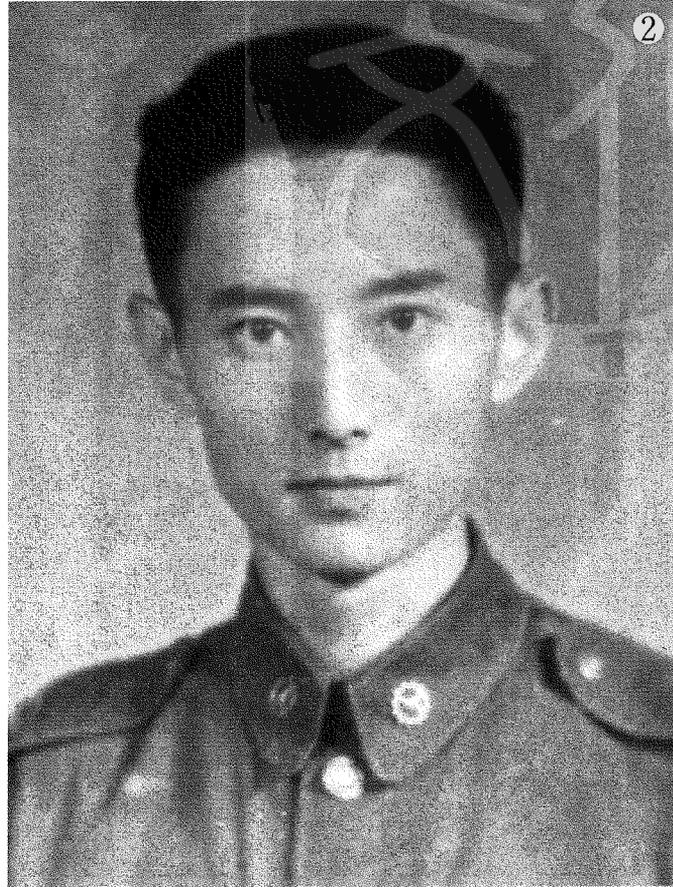
①



②

①朱西寧（中）偕夫人劉慕沙（右二）與女兒朱天心（左一）、朱天文（左二）、朱天衣（右一）合影。
 ②名作家朱西寧。（李智為攝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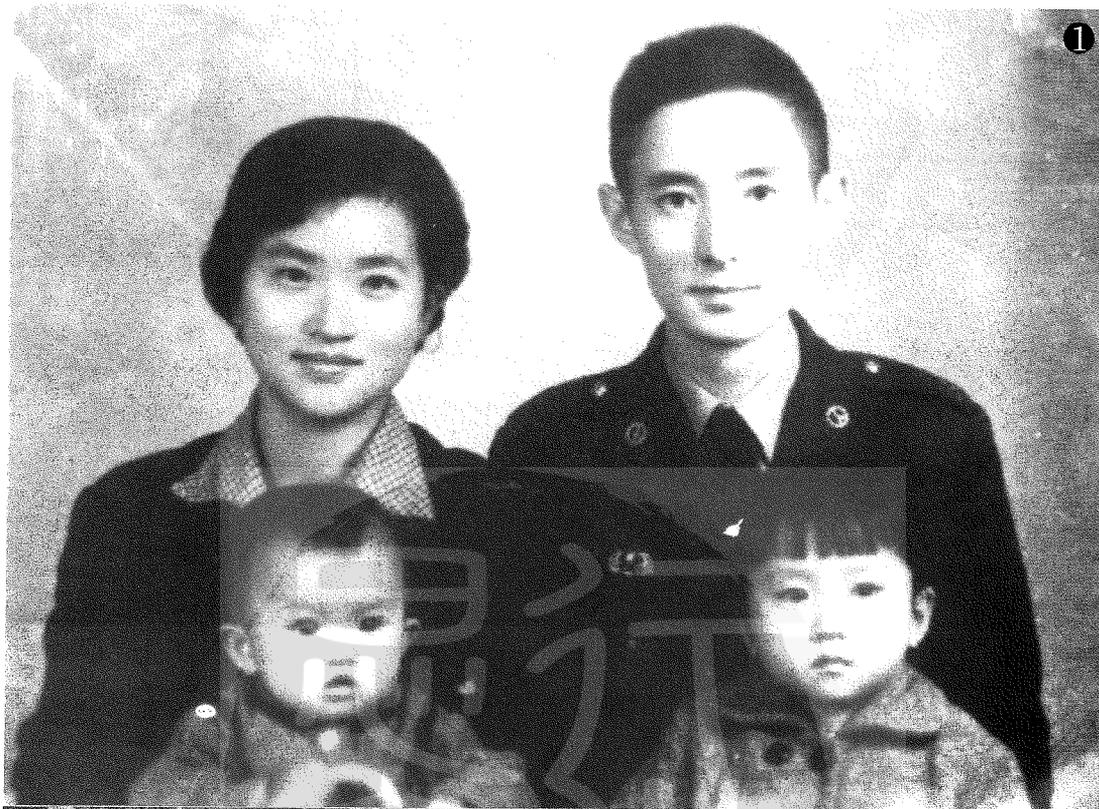
①



王成聖、劉先軍「文壇孤星朱西寧」插圖（文見一四四頁）

① 朱西寧（中）與賈仲華（左）、李慶炎（右）合影。
② 朱西寧早年的照相。

1



①朱西寧（後右）一九五九年在鳳山與夫人（後左）及兒女合影。
②朱西寧在書房留影。（李智為攝影）



① 朱西寧（左）與夫人劉慕沙（右）合影。
② 朱西寧家居時留影。（李智為攝影）